

許燚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四 編 第十二冊

大廣益會玉篇音系研究(上)

楊素姿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 編

許 燦 輝 主編

第 12 冊

大廣益會玉篇音系研究（上）

楊 素 姿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大廣益會玉篇音系研究(上)／楊素姿 著——初版——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序 2+ 目 4+182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編；第 12 冊)

ISBN：978-986-322-221-7 (精裝)

1. 玉篇 2. 研究考訂

802.08

102002767

ISBN-978-986-322-221-7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 編 第十二冊

ISBN：978-986-322-221-7

大廣益會玉篇音系研究(上)

作 者 楊素姿

主 編 許鈺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14 冊(精裝)新台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大廣益會玉篇音系研究（上）

楊素姿 著

作者簡介

楊素姿，國立中山大學文學博士。曾任私立文藻外學院應用華語系助理教授，現任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講授聲韻學、詞彙學、國音學、漢語言與文化專題等課程。專長以漢語音韻研究為主，近年來尤其關注字書俗字及俗字與漢語音韻之關聯，著有《〈龍龕手鑑〉正俗體字聲符替換所反映之音韻現象》等多篇論文。

提 要

《大廣益會玉篇》是當今流傳於世最完整的《玉篇》本子。顧野王《玉篇》是在許慎《說文解字》的基礎上，增加收字及改變體例的一本字書，字數增加了七千多字，體例上的變動有：收字對象改以楷書為主、部首系統的改革、注音改以反切為主，間用直音、詞義之詮釋重於字形之分析等。是繼《說文》之後，又一本相當重要之字書。《大廣益會玉篇》在體例上基本上繼承顧氏《玉篇》，唯其收字更多出 5,603 字，釋義則刪略許多，然由於其中收字更為豐富，並且切語數量也多所經過增加及更動，因此當中 24,500 多個切語和直音，是相當值得進行系統之研究的。本論文是以張士俊澤存堂本《大廣益會玉篇》的內容，作為研究對象，共分五章論述：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論述《大廣益會玉篇》（行文中皆稱之「今本《玉篇》」）成書之相關問題。首先從原本《玉篇》之作者及成書動機談起，以至於後來版本增損及流傳的情況，目的在溯其源流。其次，針對《大廣益會玉篇》之性質進行細密之考索，取版本刻工名錄對照，證明《大廣益會玉篇》之書名及版本最早出於南宋。復次，就大中祥符六年之牒文及題記，重新思索，得到《大廣益會玉篇》的內容，其實就是宋人根據唐孫強增字減注本《玉篇》，加以勘正字體之後的結果，其本質如同朱彝尊所云，為一「宋槧上元本」。最後論及該書的收字體例及音切體例，以及切語之來源，並對於馬伯樂、高本漢等人所謂當中音切曾依《廣韻》修改過的說法，提出討論。再與前面所肯定「宋槧上元本」的說法，相互印證，確認此《大廣益會玉篇》之音切，所代表的可能就是唐音，作為本文往後研究之基調。

第二章「音節表」。本文進行初始，已將澤存堂本《大廣益會玉篇》中，所見約 24,500 個音切（含直音 860 例），鍵入資料庫中，並從中篩選出同音節字，各音節中又有各種切語用字不一的情形，為儉省篇幅，本音節表僅從切語用字一致的例子中，選其一為代表，取意同《廣韻》之「小韻」。最後依橫聲縱韻的排列方式，每一音節只錄小韻及其反語。各表的排列順序依果、假、遇、蟹、止、效、流、咸、深、山、臻、梗、曾、宕、江、通等十六攝，果攝至流攝屬陰聲韻、咸攝至通攝屬陽聲韻及入聲韻，各攝之內的次序為先開後合。此外，本章亦同時進行校勘工作，包括和音韻有關的錯誤，以及聲韻配合與常例不符的小韻。

第三章「聲類討論」。本章共分「聲類之系聯」及「聲類之討論及擬測」兩個部分。系聯方法是依據陳澧系聯《廣韻》反切上字之法，即同用、互用、遞用等條例。此外，今本《玉篇》也存在不少「一字重切」的情形，這種形義相同，而於書中分置兩處的情形，與《廣韻》之互

注切語相似，故遇有切語上字以兩兩互用，而不得系聯者，即依陳澧補充條例定之。再其次，有兩兩互用，且無相當之「互注切語」可循者，又依陳新雄先生所作之「切語上字補充條例補例」定之。系聯討論的最後結果，共得三十六聲類。討論中，並逐一爲之進行音值構擬。

第四章「韻類討論」。本章包括「韻類之系聯」及「韻類討論及擬音」兩個部分。系聯方法是依據陳澧系聯《廣韻》反切下字之法，即同用、互用、遞用等條例。遇有兩兩互用而不得系聯，然實同類的情形時，亦觀察「一字重切」的情況定之。韻部最終之分類結果，基本上是依切語下字之系聯與否而定。但是某些訛誤導致的本爲兩類之韻，系聯爲一類的情形，則仍進一步視其內部證據而定。討論順序，一依本文第二章音節表，並逐一討論各韻類之音值。最後得到 177 韻，比《切韻》的 193 韻及《廣韻》的 206 韻爲少，主要是因爲當中一些開合韻併爲一類，如《廣韻》中嚴凡、刪山等韻，以及有些二等韻及三等韻的合併，如《廣韻》中的真臻欣併爲一韻等複雜原因所致，也可見今本《玉篇》音系，並不同於《廣韻》音系。此外，如李榮等人所主張《切韻》韻系中有重紐 A、B 兩類的對立，在今本《玉篇》中則不存在這種對立性，因爲我們在系聯韻類的過程中，經常發現此 A、B 兩類併爲一類，或者當中的某類併入他韻的情形。

第五章「結論」。第一節「今本《玉篇》之音韻系統」，總結三、四二章的討論結果，列舉今本《玉篇》之音韻系統，包括「聲類表」及「韻類表」，並附帶論及今本《玉篇》共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與《切韻》系統無甚差別。第二節「今本《玉篇》的語料性質」，認爲今本《玉篇》是：1、一部唐代語料，乃今日可見最早、收字最多的一部字書全帙。2、在南朝雅音及唐代雅音的基礎上，雜揉西北方音成份的新語料。第三節「本文之研究價值」在於：1、確立《大廣益會玉篇》的時代性，利於說明歷代文字觀念遞變的軌跡。2、所呈現之音韻現象完整，可與前人有關唐代語料之研究相互參證。

自序

顧野王《玉篇》是繼許慎《說文》以來，又一重要字書。其成書基礎構建在《說文》，仿其體例，然究其實質，則又有所創新。除了改以楷書形式書寫之外，並且在《說文》主形的內容成份上，轉以音義爲重，先反切注音，之後釋義、引證之外，並以異體字附後，注明另見。尤其經過歷代增損，所收字數已多達今日所見《大廣益會玉篇》中的二萬二千多字，這份語料不僅在量的層面豐富了字書，並且在形音義三方面擴展了可資研究利用的層次。可惜的是，《玉篇》在輾轉流傳的過程中，野王原帙僅存八分之一，於研究及應用上自難以全面。至於今日所流行的版本《大廣益會玉篇》，由於向來認爲其內容曾經宋人修改，是以研究價值備受貶抑。

孔仲溫先生於生前之重要遺著《玉篇俗字研究》一書中，雖止於俗字部分的深入析論，然而文中對《大廣益會玉篇》這份語料的投注與重視，卻是開啓了個人本篇論文的研究之路。對於《玉篇》成書之相關背景問題，孔先生尤其殫精竭慮，多方考究，思慮有所得，則不吝於傳授分享，這樣的精神更鼓舞我奮身耕種於這塊不受重視的園地。其形容遭遇病厄之際，仍對我諄諄勉勵，而今這片小園地已然開花結果，甚且結出了異於前賢看法的果子，企盼我在過程中所盡之力足以報慰孔先生生前的提攜及教導之恩於一二。

孔先生繫於天命，英年棄世，使個人在學業研究的道路上不得從一而終，誠爲畢生莫大之遺憾。所幸林慶勳先生慨然應允接任指導，在系務及教學諸端繁忙之餘，仍不吝提供意見及資料輔助我撰寫論文，於音韻觀念又多所啓發與指點，而今論文得以勉力完成，於林先生，個人特別在此致上十二萬分謝忱。

論文撰寫期間，也因緣際會地在一場演講中，受到鄭阿財老師於敦煌學方面的洗禮，對於個人論文提供了相當助益之思考角度。大陸學者周祖庠先生亦相當關心本論文之撰寫，除了提供其於《玉篇》相關研究所得之寶貴心得，更惠寄大作多本提供參考，令我深深感動。口試期間，則相當榮幸地獲得竺家寧、李三榮、李添富、董忠司等諸位老師的悉心指正，對於本論文日後的修改及個人研究視野之拓展，提供了相當寶貴的意見。此外，個人在第二十屆聲韻學會議中，也把握難得機會向葉鍵得、王三慶、曾榮汾幾位師長請益，收穫良多，後學亦在此一併銘謝。

博士論文之撰寫，雖說艱辛備至，然而一方面有慈愛師長的啓蒙指點，再則更有親情、友情的安慰扶持，內心的溫暖每每化解了身體上的疲憊。孔師母雷僑雲女士，於痛失至愛後，毅然堅強地撐起孔先生身後諸事，對孔門諸生的關愛之情亦不曾或減，繼孔先生之後，洵爲我輩等人之精神導師。外子書偉除了提供我充足的生活用度，並以其電腦軟體設計之長才，爲我設計了一套「玉篇資料庫」，讓我在檢尋資料的過程，相當地省時便利，這份夫妻情義，永生難忘。父母、公婆等親愛家人的包容與支持，瑤玲、靜吟、梅香、意霞、俊芬、佩慈、琇芬、昆益、君慧、進民等各位學姐弟妹們的協助與鼓勵，都是我永誌不忘的情誼。

個人學力尚淺，所述者未必成熟之見，益以行文匆促，疏漏謬誤之處恐多，尚祈師長先進，海內外博雅君子包涵，並惠予指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楊素姿謹序於高雄西子灣中山大學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大廣益會玉篇》成書之相關問題論述	1
一、顧野王《玉篇》	1
(一) 作者	1
(二) 成書動機	2
(三) 歷來增損情形及其流傳	4
1、孫強增字節注本《玉篇》	5
2、《篆隸萬象名義》	6
3、《玉篇零卷》	9
二、《大廣益會玉篇》	11
(一)《大廣益會玉篇》書名及版本皆出於南宋說	11
(二)《大廣益會玉篇》與孫強本《玉篇》之關係	13
(三) 版本的流傳與比較	19
第二節 《大廣益會玉篇》的體例	22
一、廣收新字	22
二、收字特色	23
三、注音的體例及切語的來源	27
第二章 音節表	37
第一節 陰聲韻	39

一、果攝	39
二、假攝	42
三、遇攝	46
四、蟹攝	52
五、止攝	68
六、效攝	79
七、流攝	85
第二節 陽聲韻及入聲韻	90
一、咸攝	90
二、深攝	105
三、山攝	109
四、臻攝	133
五、梗攝	144
六、曾攝	156
七、宕攝	162
八、江攝	170
九、通攝	172
 下 冊	
第三章 聲類討論	183
第一節 聲類之系聯	183
一、系聯條例	183
二、聲類系聯	185
(一) 唇音	185
1、重唇音	185
(二) 舌音	187
1、舌頭音	187
2、舌上音	188
(三) 牙音	189
(四) 齒音	191
1、齒頭音	191
2、正齒近齒頭音	192
3、正齒近舌上音	193
(五) 喉音	194
(六) 舌齒音	196

第二節 聲類討論及擬音	197
一、唇音	197
二、舌音	207
三、牙音	209
四、齒音	212
(一) 齒頭音	212
(二) 正齒近於齒頭音	213
(三) 正齒近舌上音	216
五、喉音	219
六、舌齒音	223
(一) 半舌音	223
(二) 半齒音	226
第四章 韻類討論	229
第一節 韻類之系聯	229
一、系聯條例及說明	229
二、韻類系聯	231
(一) 陰聲韻類	231
1、果攝	231
2、假攝	231
3、遇攝	233
4、蟹攝	235
5、止攝	239
6、效攝	244
7、流攝	246
(二) 陽聲韻類及入聲韻類	247
1、咸攝	247
2、侵攝	252
3、山攝	252
4、臻攝	259
5、梗攝	263
6、曾攝	266
7、宕攝	268
8、江攝	271
9、通攝	271

第二節 韻類討論及擬音	274
一、陰聲韻類	274
1、果攝	274
2、假攝	276
3、遇攝	276
4、蟹攝	277
5、止攝	281
6、效攝	284
7、流攝	285
二、陽聲韻類及入聲韻類	287
1、咸攝	287
2、深攝	290
3、山攝	291
4、臻攝	295
5、梗攝	299
6、曾攝	304
7、宕攝	305
8、江攝	307
9、通攝	307
第五章 結 論	311
第一節 今本《玉篇》之音韻系統	311
一、〈聲類表〉	312
二、〈韻類表〉	312
第二節 今本《玉篇》之語料性質	314
第三節 本文之研究價值	321
參考引用資料	325
附 錄	333
圖一：圖書寮本《玉篇》書影	333
圖二：澤存堂本《玉篇》書影	334
圖三：元刊本《玉篇》書影	33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大廣益會玉篇》成書之相關問題論述

《大廣益會玉篇》，是當今流傳於世最爲完整的《玉篇》本子。這個本子往往被視爲補充校正《說文解字》及諸書音義的重要材料，如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以《玉篇》與之相校者達三百二十六處；王念孫《廣雅疏證》的《釋詁》一篇總共四百八十八條，其中涉及《玉篇》的地方就多達三百三十餘處。

《玉篇》是目前所見第一部以楷書漢字爲主體的古代字書，最早爲南朝梁顧野王所撰，由於顧氏本詳於解說，篇卷浩繁，傳抄不易，到了唐肅宗上元元年，出現了處士孫強的增字減注本。隨後，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陳彭年、丘雍等人重加刊定，一般稱之爲《大廣益會玉篇》，或簡稱爲今本《玉篇》，即當今流傳於世的本子。《大廣益會玉篇》可說是整個《玉篇》發展史中的重要一環，它的成就乃是建立在前代的基礎上，是故在了解其成書概況的同時，也必須兼顧在此之前的發展情形，所謂溯其淵源是也。以下分顧野王《玉篇》及《大廣益會玉篇》兩部分論述之。

一、顧野王《玉篇》

（一）作 者

《玉篇》的作者爲顧野王。野王，字希馮，南朝吳郡吳（今江蘇蘇州）人，生於梁武帝天監十八年（519），卒於陳宣帝太建十三年（581）。生平事蹟於《陳

書》卷三十、《南史》卷六十九均有傳記載，惟《南史》較簡。史稱「少以篤學至性知名」、「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武帝大同四年拜太學博士，遷中領軍。「又好丹青、善圖寫」，梁宣城王做揚州刺史時，於東府起齋，曾令野王畫古賢像，王褒書贊詞，時人稱為二絕。他的身體雖然羸弱，遇侯景亂時，也能「杖戈被甲」、「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未久，梁亡入陳，於陳文帝天嘉元年補撰史博士，孝宣帝太建六年領大著作，掌國史，官至黃門侍郎、光祿卿。〔註1〕

其一生著述繁富，《陳史》記其所撰有：《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其中《通史要略》、《國史記傳》二書「未就而卒」。〔註2〕除《陳史》所列之外，據陸德明《經典釋文》記載，野王的著作尚有《爾雅音》。在這十幾種的著作中，有益於文字聲韻訓詁者，只有《玉篇》和《爾雅音》二書，不過，《爾雅音》今已不存，《玉篇》也保留得不完全。

（二）成書動機

顧野王在〈玉篇序〉中云：〔註3〕

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

此段序文說明他當時所見到的古籍，於訓詁、文字上存有不少問題。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就容易化為成就事情的動機，而意識則難免受制於時代環境。野王編纂《玉篇》的動機，略舉其大端有三：其一是不滿前代訓詁之繁碎，其二是文字異體備存，應用困難，其三乃是秉承敕命。

〔註1〕準此，則宋本《玉篇》所記實有誤。其題曰：「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其遷黃門侍郎當在陳時。

〔註2〕宋高似孫《史略》云：「顧野王《陳書》三卷。」「姚思廉采謝靈運、顧野王等諸家之言，推完總括，為梁、陳二家之史。」（吉常宏、王佩增，1992：103）路廣正疑所謂「『《陳書》三卷』，即《國史記傳》之殘。」

〔註3〕顧氏原本《玉篇》零卷未存此序，今首見於宋本《大廣益會玉篇》，元、明、清本《大廣益會玉篇》則多改作〈大廣益會玉篇序〉。

1、不滿前代訓詁之繁碎

文人致力於辨章析句，兩漢實開其端。一方面由於嬴秦燔書以後，經典支離破碎，意義隱晦難明；一方面則是統治者有意藉著訓詁章句以消磨士人之精力（張仁青，1978：308）。此風至東漢之世日熾，如《後漢書鄭玄傳論》云：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

原來漢人通經正所以致用，詎料末流所及，竟未能施之世務，以致有說一《堯典》篇目，累十萬言而不能休者。^{〔註4〕}如此一來，卒為魏晉名士所厭棄，《顏氏家訓·勸學篇》即云：「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顧野王亦當此士風轉變之際，所以鄙薄前代訓詁之繁碎，乃自然之事。

2、文字異體備存，應用困難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間傳說與志怪、軼事之類的小說盛行，當中所運用的通俗語言，與漢樂府及北朝樂府的民間語言，對當時的社交語言頗有影響。此一時期，大約與文字楷化同時，民間也流行俗語、俗字。其次，南朝的駢文驪賦，作者們為追求音節和諧與辭藻華麗，因而使用奇字僻言，也影響到當世流通的書面語言（鄒邑，1988：61）。再者，六朝時期佛教盛行，對於文字也帶來不小的影響。由於當時佛教風行天下，宗教狂熱帶動了譯經事業的熾盛。據唐智昇《開元釋教錄》統計，從東晉到隋末，共譯經1151部，凡3456卷，久之逐漸形成一種譯經語言。其特點之一，即譯經中俗、訛、通假字盛行（顏洽茂，1988：90）。^{〔註5〕}這些都是造成當時文字實用上混亂的重要因素。在序言中，顧野王也表示了自己如何重視文字的社會功用，所謂：「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譯宣萬里，則心言可述」，明文字可以跨越時間、空間上

〔註4〕桓譚《新論》：「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註5〕其中所舉六朝譯經特點還有：1.譯文多用當時口語。2.大抵四字一句的譯經文體特點，促使縮略語的發展和詞義引申活動的活躍。3.同一事物不同借詞方式的譯名雜出，在譯經中共通流布。4.譯經中新創詞大量湧現，但存在著初創期的同素反序現象。

的局限，進而達到「鑒水鏡於往謨，遺元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備昔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而今文字體式的混亂，造成使用上的困難，野王起而規範文字，亦理所必至。

野王《玉篇》在每個字頭之下的訓釋，乃是以音義為主，先列反切，再訓釋字義，並旁徵博引，以爲輔證，舉凡群經子史，訓詁音義的典籍文獻，均詳瞻引證，且每有「野王案」之案語。試舉一例證之：

鰒，胡皆反，《說文》「樂和鰒也。」《虞書》「八音克鰒」是也。野

王案：此亦謂弦管之調和也。今和字在口部，爲諧字也，在言部。

一如顧氏〈玉篇序〉中所言：「總會眾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製，文字之訓備矣！」

3、秉承敕命

進行文字規範非獨力可竟之事，帝王的支持正是一股推波助瀾的大力量。顧野王於〈玉篇序〉及〈進玉篇啓〉，就提及修纂《玉篇》，是秉承敕命，即序中所謂的「猥承明命」。至於敕命來自於誰，又進呈於誰，猶頗存爭議。清人王昶〈玉篇跋〉推斷《玉篇》撰成於武帝之時，進呈於簡文帝之世。胡樸安（1979：85）則以爲：「蕭愷受命刪改《玉篇》，在大清二年以前，其時猶爲武帝之世，蕭該死於侯景之亂，《玉篇》當進呈於武帝之時」。孔仲溫（2000：9～11）亦嘗辨析之，依其所考，野王修撰《玉篇》時期，梁武帝時值年耄，且沈迷於佛教，少理朝政，每幸駐寺廟，升座講經，因此，政令恐多出太子—即簡文帝之手。此外〈進玉篇啓〉所頌贊的「殿下」，《梁書·蕭子恪傳》裡命愷參與修改《玉篇》的「太宗」，都是指簡文帝，可知「雖書修於梁武帝之世，但看來是簡文帝之命」，並且說是進呈於簡文帝，也是合理可行。此論近清人之說，然論證益加周全。

（三）歷來增損情形及其流傳

今傳《玉篇》有原本與今本的區別，原本是指清光緒年間，黎庶昌出使日本時所發現的唐代本子；今本《玉篇》則是指宋代祥符年間重修，於南宋初易名的《大廣益會玉篇》。經過比較，可見二種本子之間差異甚大，此爲歷來增損的結果。早在顧野王成書未久，梁簡文帝因嫌其詳略未當，就曾命令蕭愷進行一次修訂，到了唐代，《玉篇》仍有所流傳，由於流傳也就產生了一些改編本，

如唐處士孫強的增字節注本、《玉篇鈔》、〔註6〕唐釋慧力的《象文玉篇》、道士趙利正的《玉篇解疑》，〔註7〕可惜均已不存。在增損及流傳的過程中，孫強增字節注本、日僧空海《篆隸萬象名義》，以及清人從日本帶回的《玉篇零卷》都是值得加以認識的。

1、孫強增字節注本《玉篇》

在大中祥符六年的敕牒後題記中，宋陳彭年《大廣益會玉篇》大中祥符六年牒文後所附「題記」載：「唐上元元年甲戌歲四月十三日南國處士富春孫強增加字」一段，可知唐「上元」年間曾有孫強增字減注本《玉篇》。當中「上元元年」究指何時，存有不同說法。或說是唐高宗年間（674～676），或云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孔仲溫（2000：15）主張後說，論證有二：一是「年號」與「歲次」互相矛盾，上元元年之應次應為「庚子」而非「甲戌」，因此可能為後人不察竄入所造成。二是肅宗上元元年，有安祿山之亂，孫強為避禍，故身居「南國」為「處士」。孔氏之說甚為有據，故遵用之。

孫強，文獻或作孫疆，史傳中未見其人，故生平不詳，只有題記曾提及他是肅宗上元年間的一個「南國處士」，為「富春」人士，「富春」即今浙江省杭州北面不遠的富陽縣。孫強同時是唐時對文字頗有研究的文字學家，除了為顧氏《玉篇》增加字外，據五代宋初郭忠恕《汗簡》載所引71家字書中，就有孫強《集字》，〔註8〕書已不傳，大約是纂集古文字方面的字書。

〔註6〕《玉篇鈔》今不詳撰者，然宋人樓鑰《攻媿集》卷七十八有〈跋宇文庭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一文，云：「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本《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觀後面數語，似乎樓氏對所見《玉篇鈔》存有意見。他懷疑是否吳氏抄自舊鈔，或者是吳氏有意為之的「略可用之字，而取非日用之字」？其實，此跋一開始曾提及吳彩鸞書《唐韻》事，據魏了翁《鶴山大全集》所云，吳氏書中異於孫愐者多矣，又不知其何所據。或者彩鸞於抄書之際，亦往往附以己意，是故樓氏對於吳彩鸞《玉篇鈔》難免產生「以意取之」的質疑。

〔註7〕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載錄《玉篇解疑》三十卷，引《崇文總目》云：「道士趙利正撰，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註8〕宋夏竦《古文四聲韻》也載有《孫疆集》，孔仲溫懷疑這個《孫疆集》可能就是孫強《集字》（2000：15）。